

中国著名作家自荐爱情小说丛书

孽

海



● 梅松 陶李 编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自荐爱情小说丛书

孽 海

梅松 陶李 编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(鄂)新登字 05 号

孽 海

梅松 陶李 编

责任编辑:罗先霖

责任校对:陈 琪

封面设计:刘 阳

责任印制:周铁衡

出版者:长江文艺出版社(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) 邮编:430022

发行者:长江文艺出版社

印刷者:北京泽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850mm × 1168mm 1/32

插 页:2 印张:16

版 次:1996 年 8 月第 1 版

2003 年 9 月第 3 次印刷

字 数:370 千字

印 数:12001—15000

ISBN 7 - 5354 - 1348 - X / I · 1107

定价:31.00 元(简精装)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给厂方负责调换。

自荐者的话

《初吻》前言

接到长江文艺出版社《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自荐爱情小说丛书》编辑先生的来信,要求作者给自己推荐个人所写的爱情小说前面写几句话。对别人写的爱情小说来点评论还容易,毛遂自荐自己如何如何会写爱情小说,却很像是“征婚广告”或有引诱婚外恋之嫌,所以看了信后我不禁扑哧一笑,佩服编辑先生的幽默感。

我写过不少“爱情小说”,或说是我所有的小说中大多都有爱情描写,可是为什么偏偏推荐《初吻》,不过是因为她正适合这部书要求的长度而已,别无他意。

张贤亮

《炮打双灯》

人生最大的辩证是:

不在于你是否这样做过,而在于你是否这样

想过？

不在于你是否这样想过，而在于你是否这样做过？

冯骥才

关于《茧》的补白

《茧》是我写的第一部中篇小说，也许因为是第一部的缘故，我对它有一种特殊的感情。它是我笔下的一个时代印记，一个写作变化的实录。我喜欢它，还因为其中写了我熟识的两个女性，但愿她们也能给读者们留下一个能够原谅而且同情的印象。

李商隐诗云：“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”，其实，蚕吐尽了身体里的丝素，其目的却是把自己紧紧地裹起来，然后化为木僵呆滞的蚕蛹。它和蜡炬彻底的化为光和热，还不尽相同。前者是自我的，后者是为他的。

其实，细细考量我们周围的人，大致也可约略地分成这样两种类型，一种是燃烧自己，敢于亮出心底全部世界，敢爱敢恨，敢哭敢笑的自然人，无矫揉造作，无装腔作势的本质人；一种是被自我界定或外部设置的局限，而裹步迟疑，画地为牢的套中人，实际并非雷池，也不敢跨出一步的，连自己都不能原谅的茧中人。若是具体而言，大千世界里，在同一个人的身上，也可能两种类型并存不悖地生活着，或者内焦外感地矛盾着。于是，那些小的说来是遗憾，中的说来是懊恼，大的说来是悲

剧,便纷至沓来地产生了。写出来的叫小说,没写出来便是一曲只有自己感受的哀歌。

如今,那两位女士都飘泊在异国他乡,我想,大概也不会很开心。写这些,也是无可奈何,多少是为了忘却的纪念了。

李国文

《四号禁区》

年月越来越有了意味。钱伟大了,小说渺小了,作家归位了,读者和笔者都心平气和了。好,终归这样了好。读者读小说的时候,可以嚼着口香糖去品味作品,也可以在繁闹的静处去读作家了。作家写了作品,让人读了作家,这是作家心灵的欣慰。

阎连科

《春夜,凝视的眼睛》

人在爱中是最接近神的。

汪浙成

1995年8月20日

《忆秦娥》

《忆秦娥》是一组有关上海的小说中的一则。对于那个隐秘的、正在逐渐逝去的上海,它是我个

人精神上的见证。当然,还存在着另外一个上海,它炫目而又随处可见,不过那不是我所要涉及的。

孙甘露

《该死的人》

在一个特殊的年代,一种特殊的年龄,爱情就不是应该有的样子了。然而,是爱,总会要求表达,要求释放它不可遏止的力。

天日昭昭。

陈 村

《乡村的黑白之恋》

安能尽如人意,但求无愧我心。给自己的作品做任何的宣传,于我来说都是很困难的。孰优孰劣任人评说好了。

孙健忠

《平静的日子》

我就是想随心所欲地表达我对这个世界的感觉,我要告诉人们的不是我的生活经历,而是我的心理体验和情感体验,是想象与欲望……

刘毅然

《孽海》

一段孽缘，一段孽情，恰好又发生在旧中国的一场股灾中，就益发显得动魄心惊了。股市崩盘，情缘了断，当一切归复平静时，女主人公于婉真的心将永生不得平静了……

周梅森

《致命的飞翔》

《致命的飞翔》是不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爱情小说？

是不是一部最接近我的心情的小说？

是不是一部最诚恳的小说？

是不是一部最符合我的理想的小说？

是不是一部最像我这个人的小说？

好像都不是。

尽管如此，我还是认为这是一部好小说。

林 白

1995年8月14日

目 录

茧.....	李国文(2)
初 吻	张贤亮(62)
春夜,凝视的眼睛.....	汪浙成 温小钰(85)
乡村的黑白之恋.....	孙健忠(142)
炮打双灯.....	冯骥才(152)
该死的人.....	陈 村(173)
平静的日子.....	刘毅然(204)
草 海.....	周梅森(255)
四号禁区.....	阎连科(360)
致命的飞翔.....	林 白(417)
忆秦娥.....	孙甘露(455)

李国文简介



李国文，男，1930年生于上海，1948年在南京国立剧专读书，1949年在中央戏剧学院研究部工作，1952年抗美援朝，在志愿军某部文工团任创作员，1954年在中国铁路总工会宣传部任文艺编辑。1957年因发表短篇小说《改选》被打成“右派”，至1979年平反，在铁路新线基层生活了近二十二年。重新写作后，著有长篇小说《冬天里的春天》，获首届茅盾文学奖，《花园街五号》及《危楼记事》。短篇小说集《第一杯苦酒》、《没意思的故事》等。其中《月食》、《危楼记事》之一，曾分获1980年和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。曾主编《小说选刊》，现从事专业创作。

茧

李国文

飞往伦敦的国际航班，定在午夜零点离港。

冬夜，又黑又冷。轿车在寒风中穿过半个城市，车窗上留下瑟缩的霜粒。他那思绪万千的脑子静下来了，把头倚靠在后座上，不禁想写一首诗。

他早过了写诗的年龄。

写诗是年轻人的专利，他承认自己俗而又俗。那个尹碧薇喜欢写些星星和爱情的诗，读给他听过。他觉得挺好玩，挺好笑，也觉得她有份小聪明。她说：诗与爱同在，有爱才有诗，爱不存在了，诗就死亡了。

她以为是警句，那黑黑的脸上黑黑的眼珠，闪着得意的光。

尹碧薇长得很黑，但很美。美人离哲理总是很远。谢谢，薇薇，我不敢佩服。

头，得了！

她有时叫他“头”，更多的时候，称呼他“老板”。她发誓说她只爱他，其他，仅仅是游戏。

她在做她这个年纪上的女人都在做的梦，一个幻彩的梦，没办法，只好分手。

再见！他在心里跟薇薇告别。

到了机场，时间尚早，他让司机和送行的秘书早走，无需他们陪到半夜，干嘛耗着？神经病吗？给我滚吧！他下逐客令。这些个部下了解薛亦平不怎么摆谱，随和，就算是装样子吧，也够不错的了。连忙动作麻利地为他办妥登机手续，托运好行李物品，接着告辞。

“老板，一路顺风！”

“再见！”

“什么时候返回，打个电传，我们来接！”

“OK！”他挥挥手，轰他们走。

本来，他女儿亚妮要到机场送行的，他怕耽误人家休息，便当了。否则，她来了，司机怎么好意思不等着她呢？

薛亚妮那眼神表示，就你体恤部下？有必要么？

乖，你该明白，爸从来在这些细微的地方很检点的。她能领会他未讲出来的这点意思么？未必吧！她面露不悦。肯定，如果不是当着秘书，准会嘟哝：哼，克己复礼！

他妻子在世的时候，无论他走多远，天涯海角，哪怕乘阿波罗去登月，她的玉趾也只到门口，陈冰如不会到车站啊机场啊去依依惜别的。

您父母给您这个芳名，决定您的一生。做丈夫的跟她不止一次地戏谑过。

她每次也都沉稳地一笑，不置可否。

陈冰如有她的一板一眼，轻易不肯改变。她的哲学是实际，和浪漫不搭界。她不否认，起小缺乏诗情画意这方面的细胞。亚妮可能想弥补她妈妈的遗憾，打破不远送的传统，他谢绝了。

“乖，等我带给你一份圣诞节礼品吧！”

在他们原来的三口之家，陈冰如更像严肃的父亲，不苟言笑，不像他“乖”长“乖”短地从襁褓中叫到大学毕业，直到现

在准备考托福出国深造。

薛亚妮长得像她妈，个子高高的，皮肤白白的，只是面容缺乏令人亲近的色彩，神色严峻了些，适宜做法官，不能令人马上想到她是青春年少的女性。好在她的性格是他的翻版，感情尤其近似，半点不像陈冰如那样冷冰冰的。好动、能干、泼辣，她想到外国去，薛亦平只消托托安娜谅不拒绝。爸，你甭操心，我自己去闯荡天下！

等他出门口钻进接他去机场的奥迪，薛亚妮想起来，喊了一声：“爸！”

他把脑袋探出，疑问地盯着女儿。

“鲁阿姨那儿怎么办？”

“哪个鲁阿姨？”

薛亚妮逮住了话柄：“啊，看你，压根儿不放心里。”

他这才明白，似乎他女儿在考出国以前，一定要把她老爹的婚姻大事解决了，才能放心离开。荒唐，滑稽，他没好气地说：“快回屋里去，外面太冷。”

“恐怕得给鲁阿姨一个可能或不可能谈下去的信号吧？”

薛亦平托他一个心腹去了解在医院当医生的鲁菲了，情况还未反馈回来。这几年给他介绍过的他统称之为“鸡肋”式的对象不少，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。倘不是因为亚妮的缘故，早把这个老气横秋的女医生谢绝了。他不愿意女儿不快，只好含糊其辞：“等我从伦敦回来再说，行吗？”

“要是等不及呢？”

他耸耸肩，表示无可奈何的样子。

薛亚妮知道，这是她老爹求之不得的事。那次见面，印象不佳，鲁菲也太老三老四了。谁知是不是医生的职业习惯，在她眼里全是病人，竟过问起生活起居，饮食营养，俨然事情已经定局。她爸碍着她的面子，忍受着，可心里的想法，不言自明。她

事先对鲁非讲得再透底不过，第一，我老爹这几年挑来挑去挑花了眼；第二，他还有一个坐标参考系数，那就是可怕的尹碧薇小姐。

看样子，又得吹。不过，他知道亚妮不甘心。

这几年，他吹掉的对象，何止一打、两打。

“回来见，乖！”

她送上她被冷风吹得冰凉的脸颊，洋规矩，让她爸亲了一下。

陈冰如若活着，准蹙鼻子。她倒未必是古板，她讲实际，不赞成这类在她以为是外在的、形式主义的行为。但她懂得宽容。了不起，其实你妈并不狭隘，是不是？乖！

机场路更黑，黑得把前车灯的光都吞噬了。

命运如同黑夜一样不可捉摸。当年，倘不是亚妮这小生命形成的话，他会同冰如结婚么？说来好笑，他的乖乖女在她妈肚子里参加了父母亲的婚礼。现在，又是她在张罗替他找对象，滑稽透顶。也许真到那么一个日子，在他第二次婚礼上，倘若来宾问他谁是梅开二度的月下老人，把亚妮推上台，向介绍人三鞠躬么？笑话啦！

但愿不是倒胃口的鲁菲，四十岁的女人，像泡久的茶，酳而不香了。

薛亦平不大相信命运，但摆脱不掉宿命论的阴影。也许，亚妮注定要介入到他的婚姻选择中来，她干预得够多的了，说不定最终依着她的意旨。他又想：和冰如的结合，若从今天有个锦绣前程、炙手可热的官运来看，这幸福还真可算是他女儿亚妮带来的。否则，他当时不是很想娶比他年长两岁的冰如。或许，一切都是命中注定。

把送行的下属打发走了以后，他打算去喝杯咖啡，消磨时间。但小卖部打烊了，只有进到里面的候机室找地方休息了。

他有种怅然若失的不安，好一会儿，才悟到这是过去每次出国从来不单枪匹马，而这一次当独行大侠的缘故。

何况身边少了尹碧薇，那黑黑的广西姑娘，说她她家住桂林花桥。好地方，他陪外商去过，河水浓绿，似乎还很稠粘，流淌不动的样子。这印象很深刻，同尹碧薇的倩影一样，滞留在脑海里，抹不掉。

还有差不多一个多钟点才起飞，况且很难保证不会延时，够打发的。

这是他第二次奔赴伦敦，实际是去敲定去年夏天在那里谈判的一项生意，老主顾，有来有往多年，他倒不犯怵。不过，该带尹碧薇去的，她的翻译水准倒不是绝顶的高，但她微凸的前额里，装有一副灵巧的脑子，反应敏捷，是个帮衬。她来公司前，考过联合国同声传译，说明她外语能力还不错。调进公司以后，她曾闹着要去美国读书。他的前任邵壮，是个刚愎自用的家伙，想走的不放，想留的倒撵，弄得整个公司成员离心离德。不知是否因为邵壮的刁难，她把所有办好的留学手续，塞在抽屉里锁起，一门心思写她的诗，跳她的舞，还有，勾引男孩子追求她。

据说有个黑加仑子俱乐部，可怕！

薛亦平不相信。他问过：薇薇，可有此事？尹碧薇反问他：假如有，犯法么？既然不触犯刑律，头，你还是请小姐我到昆仑喝杯人头马吧，香格里拉更好。

就你疯！

她说：人生能疯几回？

此刻，他也不后悔没让尹碧薇陪同，虽然这次放单飞不免吃力，但他和这位黑加仑子总是要画个句号，正是一次机会。

当然，他下决心同她明确关系，无疑，也是一次机会。他甚至设想过，要满足她那挺怪挺邪，充分表现出年轻人的任性的念头。他要在泰晤士河上那顶有名的滑铁卢大桥当中，对她说：

“薇薇，答应我，千万不要说不，嫁给我吧！”因为去年夏天在这座桥上，她忽然梦呓似地说：“假如我能在这儿得到爱情，我死而无憾。”活见鬼，她也不怕不吉利。

她那时知道，会有这一次伦敦之行。

最终，理智占了上风，别人这样看他，他也这样看自己。他果断地把尹碧薇交给王博——公司副总经理，让黑加仑子陪老爷子到美国芝加哥去谈判另一项买卖。

即使在那里碰上黑手党，尹碧薇也不会露怯的。

如今，王博老兄对他忠心耿耿。早先，他给邵壮当第三、第四把手的时候，老是串通好了捉弄薛亦平，受了一些夹板气。等到薛亦平坐上总经理宝座，老爷子一看大事不好，递上一纸乞收骸骨的辞职书，附有全身患有三十多种病症的证明。妈哎，吉尼斯世界之最怎么把你老人家忘了？他绝没有想到薛亦平不念旧恶，提升他为第一副总经理，破例专拨一辆崭新桑塔纳侍候。陈冰如病重时，他去看望，谁知托付了些什么，王博处处摆出一副顾命老臣的架子。

人嘛！细琢磨，也就这么回事。

上海人，即使老了，也比别地方人来得圆通明智，不晓得恶浊的黄浦江水里含有什么特殊营养？王博怕他将来后悔，“亦平，英国绅士不好应付！”

“我讨厌不列颠式贵族的傲慢。”

他是江西老倭，从一个小县城跑到北京读人民大学。然后留在首都工作。他不主张鼓吹阶级仇恨，在商言商，只谈生意。不过，可能他血管里只有泥土的基因，怎么也有心理上的拒绝情绪。安娜就不同了，她那白皙的皮肤里，隐隐约约流动着蓝色的血，所以她有种天然合拍的因素。

王博把话进一步扎死：“你不带个得力助手，例如尹碧薇，行吗？”

他表示不成问题。话说出口，岂能收回。

现在很难判明王博是受陈冰如之托，是出于对尹碧薇的看法，还是受整个公司群众的舆论影响？他觉得作为一个男人，愿意娶这样一个尤物，无可厚非。但身为公司领导，一位有身份的干部，就不得不考虑这门不相称的婚姻（还不光是年龄上的差距），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了。

他对薛亦平的单刀赴会，做出信心十足的样子：“没问题，你说行，准行。”

老狐狸啊！日本话，狡猾狡猾的。这会儿他一人茕茕孑孓行在机场里，人倒很多，但解不了他的寂寞孤独。

尹碧薇太失望了，伤心得差点上吊。

她对黑加仑子俱乐部里的男孩子说，“谁给我弄来一本《自杀大全》，我送他一个蜘蛛女之吻！”她刚看过这电影。

她是个相当任性的女孩子：“说得好好的，老板，你变卦了！”

薛亦平面孔一板，这简直少见，是不是太阳黑子活动周期？老板对她向来和颜悦色，有求必应的。她在公司许多女青年中，不是最出色的小姐，但最讨人喜欢，大家公认的。也许不赞成她那么疯，那么不管不顾不在乎，那么精力旺盛地去寻欢作乐，又那么不害怕别人对她名声不佳的议论。但她出现在谁眼前，谁都愿意同她热热和和地搭讪，甚至没话找话，并不讨厌她的。有什么办法，地磁波也会影响情绪，老板粗声浊气地训她：“又不是迪斯科舞厅，你愿意同谁跳就同谁跳的。”

呸！这语气，这声调，百分之百的“哀的美敦”。

如果她有一支勃朗宁，肯定先对准老板，然后枪口冲自己那微凸的前额。她干得出，她买不到中文版《自杀大全》，但她看过怎样杀死情人再杀死自己的好莱坞影片。

尹碧薇没有手枪，掉头而去。